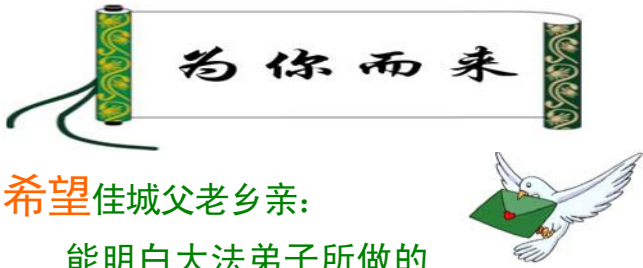


共邪党人员仍然不放过张普贺，指使当地派出所恶警刘殿真到张普贺原单位---物资科，强迫其经理、书记、会计、出纳四人以一万元钱和工作做保证，监控张普贺。



希望佳城父老乡亲：

能明白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，并不是为了他们个人获取什么，而是为了让父老乡亲都能明白，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，迫害修炼人罪大如天，当历史走过最后这一页的时候，就会被历史所淘汰。大法弟子衷心希望，父老乡亲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都能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！

善待大法一念 天赐幸福平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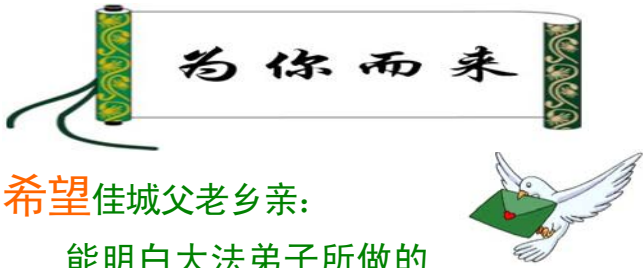
发生在佳木斯监狱 的迫害



发生在佳木斯监狱 的迫害



共邪党人员仍然不放过张普贺，指使当地派出所恶警刘殿真到张普贺原单位---物资科，强迫其经理、书记、会计、出纳四人以一万元钱和工作做保证，监控张普贺。



希望佳城父老乡亲：

能明白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，并不是为了他们个人获取什么，而是为了让父老乡亲都能明白，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，迫害修炼人罪大如天，当历史走过最后这一页的时候，就会被历史所淘汰。大法弟子衷心希望，父老乡亲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都能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！

善待大法一念 天赐幸福平安



目录

修者心语.....	3
八旬老母盼儿归.....	3
二零一一年佳木斯监狱三名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简介和图片.....	7
是“谁”让一个健康的人，不能行走	
瘫痪近四年佳木斯监狱拒不放人.....	8
弟弟张三江呼吁营救张普贺的公开信	
盼望哥哥早日归来.....	18
生命垂危的张普贺仍被非法关押.....	23
为你而来.....	32



有电脑 能上网 就上动态网

使用海外电子邮箱向 freeget.one@gmail.com 或 freeget.two@gmail.com 发送一封邮件，内容任意，主题任意（不能空白），大约十分钟后会收到一个网页地址，打开网页后，请点击下方绿色 Download 按钮下载翻墙软件，双击下载的软件即可突破网络封锁。

欢迎突破封锁浏览明慧网：www.minghui.org



在长年累月的高压中，张普贺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，被当时的中队长许亮所谓“转化”。许亮欺骗张普贺，说“转化”后就让他保外回家。因为张普贺的“转化”，许亮拿了一千元的“奖金”，张普贺至今仍被关在这个魔窟中受煎熬，许亮却于二零零八年八月调到集训队当中队长去了。

张普贺的病一天比一天严重，佳木斯监狱害怕承担责任，二零零八年以后一直想把张普贺推出监狱，却又向家属索要治病和保外就医的费用。被拒绝后又说是家人不接收、若出现什么不测监狱不负责，妄图把责任推到张普贺家人身上。现在，张普贺仍被佳木斯监狱非法关押着，每天蜷曲着佝偻在床上，完全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，遭受着难以想象的痛苦，过着非人的日子。

三、对张普贺亲人与同事的株连迫害

中共邪党人员在极尽能事迫害张普贺的同时，大搞株连政策，对张普贺亲人与同事也不放过，妄图挑起不明真相的人的仇恨，加剧恐惧。

在张普贺从佳木斯西格木劳教所回家后，勤得利农场书记杨久志为了达到让张普贺放弃信仰的目的，指使公安分局、派出所所以株连九族的恶毒手段迫害亲人，开除了张普贺妻子的工作，给她心灵造成深深创伤，因长期处于江罗政治流氓集团制造、施行的国家恐怖主义迫害下，被迫与自己共同生活了十余年的丈夫办理了离婚手续。这样农场的中



目录

修者心语.....	3
八旬老母盼儿归.....	3
二零一一年佳木斯监狱三名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简介和图片.....	7
是“谁”让一个健康的人，不能行走	
瘫痪近四年佳木斯监狱拒不放人.....	8
弟弟张三江呼吁营救张普贺的公开信	
盼望哥哥早日归来.....	18
生命垂危的张普贺仍被非法关押.....	23
为你而来.....	32



有电脑 能上网 就上动态网

使用海外电子邮箱向 freeget.one@gmail.com 或 freeget.two@gmail.com 发送一封邮件，内容任意，主题任意（不能空白），大约十分钟后会收到一个网页地址，打开网页后，请点击下方绿色 Download 按钮下载翻墙软件，双击下载的软件即可突破网络封锁。

欢迎突破封锁浏览明慧网：www.minghui.org



在长年累月的高压中，张普贺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，被当时的中队长许亮所谓“转化”。许亮欺骗张普贺，说“转化”后就让他保外回家。因为张普贺的“转化”，许亮拿了一千元的“奖金”，张普贺至今仍被关在这个魔窟中受煎熬，许亮却于二零零八年八月调到集训队当中队长去了。

张普贺的病一天比一天严重，佳木斯监狱害怕承担责任，二零零八年以后一直想把张普贺推出监狱，却又向家属索要治病和保外就医的费用。被拒绝后又说是家人不接收、若出现什么不测监狱不负责，妄图把责任推到张普贺家人身上。现在，张普贺仍被佳木斯监狱非法关押着，每天蜷曲着佝偻在床上，完全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，遭受着难以想象的痛苦，过着非人的日子。

三、对张普贺亲人与同事的株连迫害

中共邪党人员在极尽能事迫害张普贺的同时，大搞株连政策，对张普贺亲人与同事也不放过，妄图挑起不明真相的人的仇恨，加剧恐惧。

在张普贺从佳木斯西格木劳教所回家后，勤得利农场书记杨久志为了达到让张普贺放弃信仰的目的，指使公安分局、派出所所以株连九族的恶毒手段迫害亲人，开除了张普贺妻子的工作，给她心灵造成深深创伤，因长期处于江罗政治流氓集团制造、施行的国家恐怖主义迫害下，被迫与自己共同生活了十余年的丈夫办理了离婚手续。这样农场的中



如此，恶警还指使犯人坐班严管张普贺，张普贺因学法炼功时常遭到毒打，面部时常有伤痕，身心受到极大伤害。

二零一零年七月九日下午两点左右，六监区（病监）一分监区中队长温栋、指导员于海鹏、干事单升锐、一栾姓干事四人，突然对张普贺、黄伟中等四人进行强行翻查、搜身、搜铺，搜走电子书一部、小本经文和一些揭露迫害事实的文章。

4、身体状况极差，监狱拒不放人。在长期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迫害中，张普贺身体状况每况愈下，饭量逐渐减少，有时一天吃不了一口东西。到二零零八年一月，他已被折磨的大小便失禁，经常拉尿在床上，走路都需要别人搀扶。

二零零八年一月中旬，张普贺被送进佳木斯监狱医院。住院之前，张普贺被人搀扶着还能行走，语言没有障碍，住院一个多月后竟完全不能行走了，说话已不清楚。据在佳木斯监狱医院住过院的犯人讲，监狱医院和电影《黑太阳七三一》一样黑暗。一些狱医丧失医德与做人的良知，日本侵华时拿中国人做人体试验，佳木斯监狱医院比日本人更甚：犯人魏某某患阑尾炎，狱医不打麻药就给他开刀做手术，他痛苦的喊叫声撕心裂肺；有的病人越治越严重，狱医狱警不把那里的病人当人看，有时打完针拔针头时才问病人得了什么病，还经常耽误治疗或误诊。普通的犯人尚如此对待，法轮功学员的境遇也就更可想而知了。

30

如此，恶警还指使犯人坐班严管张普贺，张普贺因学法炼功时常遭到毒打，面部时常有伤痕，身心受到极大伤害。

二零一零年七月九日下午两点左右，六监区（病监）一分监区中队长温栋、指导员于海鹏、干事单升锐、一栾姓干事四人，突然对张普贺、黄伟中等四人进行强行翻查、搜身、搜铺，搜走电子书一部、小本经文和一些揭露迫害事实的文章。

4、身体状况极差，监狱拒不放人。在长期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迫害中，张普贺身体状况每况愈下，饭量逐渐减少，有时一天吃不了一口东西。到二零零八年一月，他已被折磨的大小便失禁，经常拉尿在床上，走路都需要别人搀扶。

二零零八年一月中旬，张普贺被送进佳木斯监狱医院。住院之前，张普贺被人搀扶着还能行走，语言没有障碍，住院一个多月后竟完全不能行走了，说话已不清楚。据在佳木斯监狱医院住过院的犯人讲，监狱医院和电影《黑太阳七三一》一样黑暗。一些狱医丧失医德与做人的良知，日本侵华时拿中国人做人体试验，佳木斯监狱医院比日本人更甚：犯人魏某某患阑尾炎，狱医不打麻药就给他开刀做手术，他痛苦的喊叫声撕心裂肺；有的病人越治越严重，狱医狱警不把那里的病人当人看，有时打完针拔针头时才问病人得了什么病，还经常耽误治疗或误诊。普通的犯人尚如此对待，法轮功学员的境遇也就更可想而知了。

30

修者  心语

在人生的旅途中，当有人遇到不幸时，千万不要小看我们轻轻的一声安慰和鼓励。那决不是一句空话。因为我们送出发自内心的善念时，于己于人都大有益处。

真诚地关心帮助他人，应该是人善良的本性。守护住心中的善念，那才是生命的希望。当我们向别人伸出援手时，就是在帮助我们自己。

朋友：请您停一下匆匆的脚步，静心聆听我们身边的故事。作出您的正确选择，别错失机缘，别留下遗憾-----



八旬老母盼儿归

我是林泽华的母亲，今年八十三岁，我这一生，福没享多少，苦是没少吃，人到了这个年龄，对自己也没什么盼头了，只要自己的儿女平平安安也就没什么遗憾了。可是一想起我那善良无辜的儿子在佳木斯监狱被迫害致瘫，监狱还不放人，想到我儿子每天都在遭罪，我的心都要碎了，我盼着儿子早点回到家里，我盼着还我儿子清白的

3

修者  心语

在人生的旅途中，当有人遇到不幸时，千万不要小看我们轻轻的一声安慰和鼓励。那决不是一句空话。因为我们送出发自内心的善念时，于己于人都大有益处。

真诚地关心帮助他人，应该是人善良的本性。守护住心中的善念，那才是生命的希望。当我们向别人伸出援手时，就是在帮助我们自己。

朋友：请您停一下匆匆的脚步，静心聆听我们身边的故事。作出您的正确选择，别错失机缘，别留下遗憾-----



八旬老母盼儿归

我是林泽华的母亲，今年八十三岁，我这一生，福没享多少，苦是没少吃，人到了这个年龄，对自己也没什么盼头了，只要自己的儿女平平安安也就没什么遗憾了。可是一想起我那善良无辜的儿子在佳木斯监狱被迫害致瘫，监狱还不放人，想到我儿子每天都在遭罪，我的心都要碎了，我盼着儿子早点回到家里，我盼着还我儿子清白的

3

那一天。

三年前我儿林泽华被友谊县法院冤枉判刑七年，他孩子才十二岁，就看不到爸爸了。泽华和媳妇早年就离了婚，自己带着孩子。他这一走，把十二岁的儿子扔给了我，和我老伴，我们祖孙三人生活在一起。看见别人家的孩子由父母领着能到集市，就和我说自己也想去看集市玩，看着幼小的孙儿，我的心都碎了。孩子变得渐渐不爱说话，心里有多难受谁也不知道。但孩子向我说出一个心愿，想去当兵，但因为爸爸炼法轮功，在当地是不能被批准的，可怜的孩子就这一点愿望也破灭了。在林泽华关押两年后我老伴在思念儿子的痛苦中去世，死后连眼睛都闭不上，孩子在里面遭罪他怎么能合上眼睛放心的走呢？只剩80多岁的我和年幼的孙子相依为命。后来泽华的前妻不忍幼小的孩子没有父母的疼爱，将孩子接了回去。

我儿林泽华今年五十岁，住友谊县凤岗镇。2007年9月12日被双鸭山和友谊县凤岗镇警察抓走，友谊县法院以“破坏法律实施罪”判重刑七年，到佳木斯监狱四个月就被迫害致瘫。警察唆使犯人李岩松将我儿推倒摔在楼梯上，后背、臀部、头颈撞到楼梯，从此造成下半身瘫痪，不能行走，生活不能自理。

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他们兄弟几人接见时，发



林泽华的母亲

那一天。

三年前我儿林泽华被友谊县法院冤枉判刑七年，他孩子才十二岁，就看不到爸爸了。泽华和媳妇早年就离了婚，自己带着孩子。他这一走，把十二岁的儿子扔给了我，和我老伴，我们祖孙三人生活在一起。看见别人家的孩子由父母领着能到集市，就和我说自己也想去看集市玩，看着幼小的孙儿，我的心都碎了。孩子变得渐渐不爱说话，心里有多难受谁也不知道。但孩子向我说出一个心愿，想去当兵，但因为爸爸炼法轮功，在当地是不能被批准的，可怜的孩子就这一点愿望也破灭了。在林泽华关押两年后我老伴在思念儿子的痛苦中去世，死后连眼睛都闭不上，孩子在里面遭罪他怎么能合上眼睛放心的走呢？只剩80多岁的我和年幼的孙子相依为命。后来泽华的前妻不忍幼小的孩子没有父母的疼爱，将孩子接了回去。

我儿林泽华今年五十岁，住友谊县凤岗镇。2007年9月12日被双鸭山和友谊县凤岗镇警察抓走，友谊县法院以“破坏法律实施罪”判重刑七年，到佳木斯监狱四个月就被迫害致瘫。警察唆使犯人李岩松将我儿推倒摔在楼梯上，后背、臀部、头颈撞到楼梯，从此造成下半身瘫痪，不能行走，生活不能自理。

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他们兄弟几人接见时，发



林泽华的母亲

理由去背罪犯背的东西。管教裴刚、关智慧、孟军（已经被开除）就用三万伏的电棍电击他全身各个部位，其中恶警孟军狠狠的电击张普贺，还不让人说话。紧接着，恶警安排四个犯人作包夹，一人一天、二十四小时看着，张普贺仍然不背“监规”。狱警又指使犯人李成图、冯伟志、杨键、王晓彬大打出手，把张普贺打得脸部肿胀、青紫，然后隔两三天就找个借口打骂一顿，而且每天二十四小时吃饭、上厕所、就寝不离人看管。

3、因坚持学法炼功经常被迫害。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晨一点，张普贺起床炼功被坐班犯人刘少福发现，刘不让张普贺炼功，张普贺就和他阐明炼功原因，刘出言不逊还踢了张普贺一脚。为不影响他人睡觉，张普贺找到值班警察高队长、蔡管教，讲明炼功原因，同时讲清大法被迫害的真相。第二天上午，队长徐亮两次找张普贺谈话，提出不准炼功、不准传播、不准看书的荒谬要求，被张普贺严词拒绝。下午，张普贺被非法关进了小号，小号只有大约五平方米，没有暖气、阴暗潮湿、十分寒冷，每天只给两顿饭还吃不饱，这样一直关了十五天。

二零零七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间，恶警利用犯人包夹看管张普贺，不让他学法炼功，多次抢走他一个字一个字抄写的《转法轮》和经文。不仅



演示：电击

理由去背罪犯背的东西。管教裴刚、关智慧、孟军（已经被开除）就用三万伏的电棍电击他全身各个部位，其中恶警孟军狠狠的电击张普贺，还不让人说话。紧接着，恶警安排四个犯人作包夹，一人一天、二十四小时看着，张普贺仍然不背“监规”。狱警又指使犯人李成图、冯伟志、杨键、王晓彬大打出手，把张普贺打得脸部肿胀、青紫，然后隔两三天就找个借口打骂一顿，而且每天二十四小时吃饭、上厕所、就寝不离人看管。

3、因坚持学法炼功经常被迫害。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晨一点，张普贺起床炼功被坐班犯人刘少福发现，刘不让张普贺炼功，张普贺就和他阐明炼功原因，刘出言不逊还踢了张普贺一脚。为不影响他人睡觉，张普贺找到值班警察高队长、蔡管教，讲明炼功原因，同时讲清大法被迫害的真相。第二天上午，队长徐亮两次找张普贺谈话，提出不准炼功、不准传播、不准看书的荒谬要求，被张普贺严词拒绝。下午，张普贺被非法关进了小号，小号只有大约五平方米，没有暖气、阴暗潮湿、十分寒冷，每天只给两顿饭还吃不饱，这样一直关了十五天。

二零零七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间，恶警利用犯人包夹看管张普贺，不让他学法炼功，多次抢走他一个字一个字抄写的《转法轮》和经文。不仅



演示：电击

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六日，农场“六一零”非法将张普贺等人二次劳教，由农场公安分局恶警丛军、王东送往绥化劳教所。因是星期日，就临时送到绥化农垦看守所非法羁押。在那里，只因恶警丛军的一句话说他们“顽固”，“不签字”，张普贺就被管教唆使的三个武警拳打脚踢，武警将张普贺左耳打失聪，右耳象打鼓一样“咚咚”的响。二十七日到绥化劳教所后，因张普贺是在佳木斯劳教所保外就医出来的，就被送到绥化第一医院检查，后绥化劳教所告诉农场恶警，此人不收，必须回去治疗。恶警们将张普贺绑架回农场，非法关在农场拘留所，每天只发给两个小馒头。后来，张普贺几经魔难闯出拘留所，流离失所在外。勤得利邪党人员竟然在当地电视台播出悬赏一万元抓捕张普贺。

二、在佳木斯监狱遭受的残酷迫害

1、再次被绑架并判刑。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，佳木斯市前进区公安分局恶警们非法闯入张普贺的住处，绑架了张普贺和毕加新（被绑架放出后十天含冤去世），抄走两台光盘拷贝机、许多空白光盘等物品。张普贺在闯出勤得利农场看守所时，脚底被冻伤溃烂，不能行走，可前进分局恶警仍对他刑讯逼供、酷刑折磨。后来，张普贺被非法判刑十年，绑架到佳木斯莲江口监狱。

2、不背“监规”被电击、殴打。二零零三年九月，佳木斯莲江口监狱二大队管教关智慧让张普贺背“监规”，张普贺认为自己不是罪犯，没有

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六日，农场“六一零”非法将张普贺等人二次劳教，由农场公安分局恶警丛军、王东送往绥化劳教所。因是星期日，就临时送到绥化农垦看守所非法羁押。在那里，只因恶警丛军的一句话说他们“顽固”，“不签字”，张普贺就被管教唆使的三个武警拳打脚踢，武警将张普贺左耳打失聪，右耳象打鼓一样“咚咚”的响。二十七日到绥化劳教所后，因张普贺是在佳木斯劳教所保外就医出来的，就被送到绥化第一医院检查，后绥化劳教所告诉农场恶警，此人不收，必须回去治疗。恶警们将张普贺绑架回农场，非法关在农场拘留所，每天只发给两个小馒头。后来，张普贺几经魔难闯出拘留所，流离失所在外。勤得利邪党人员竟然在当地电视台播出悬赏一万元抓捕张普贺。

二、在佳木斯监狱遭受的残酷迫害

1、再次被绑架并判刑。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，佳木斯市前进区公安分局恶警们非法闯入张普贺的住处，绑架了张普贺和毕加新（被绑架放出后十天含冤去世），抄走两台光盘拷贝机、许多空白光盘等物品。张普贺在闯出勤得利农场看守所时，脚底被冻伤溃烂，不能行走，可前进分局恶警仍对他刑讯逼供、酷刑折磨。后来，张普贺被非法判刑十年，绑架到佳木斯莲江口监狱。

2、不背“监规”被电击、殴打。二零零三年九月，佳木斯莲江口监狱二大队管教关智慧让张普贺背“监规”，张普贺认为自己不是罪犯，没有

现林泽华身体严重衰竭，接见时，一犯人把他背出来，见他面目表情痛苦，坐在椅子上，一只手紧紧握住玻璃后的铁栏杆支撑身体，声音微弱。他告诉家人由于他行动不便，为了减少上厕所的次数，他每天吃很少的饭。睡觉不能平卧，只能靠着行李半躺半卧，起来时需一手拽绳，一个胳膊支着才能起身。

他们哥几个多次找监狱反映林泽华瘫痪的事，要求把林泽华放回家。但佳木斯监狱态度恶劣，不承认有人推林泽华，并说他是装病，监狱以没病为由拒不放人。为了掩盖罪责，给犯人李岩松减刑提前释放。

我儿林泽华到监狱四个月就被迫害致瘫，谁来照顾他，上厕所、洗衣服怎么办，想到这些我的心都在滴血，监狱却说他是装的，连好心的狱警都说：“装病，谁能装三、四年啊。”我真不知监狱这些执法者还有没有人性？

我儿身体原来有几样病让他很苦恼：神经性头痛、规律性咽喉肿痛，严重时吃不下东西，说不出话。大腿根部有息肉，瘙痒淌水。双眼近视不能看红色。96年炼功后都好了。有一天他高兴告诉我：“妈，我现在病全好了，精力充沛，浑身有使不完的劲。因为我现在炼了一种功法叫法轮功，祛病健身效果可好了，以后我也要按法轮功的‘真、善、忍’标准做一个好人。”

那时候我儿子还在做炒货生意。他告诉我，以前缺斤短两掺假是常有的事，修炼法轮功以后

现林泽华身体严重衰竭，接见时，一犯人把他背出来，见他面目表情痛苦，坐在椅子上，一只手紧紧握住玻璃后的铁栏杆支撑身体，声音微弱。他告诉家人由于他行动不便，为了减少上厕所的次数，他每天吃很少的饭。睡觉不能平卧，只能靠着行李半躺半卧，起来时需一手拽绳，一个胳膊支着才能起身。

他们哥几个多次找监狱反映林泽华瘫痪的事，要求把林泽华放回家。但佳木斯监狱态度恶劣，不承认有人推林泽华，并说他是装病，监狱以没病为由拒不放人。为了掩盖罪责，给犯人李岩松减刑提前释放。

我儿林泽华到监狱四个月就被迫害致瘫，谁来照顾他，上厕所、洗衣服怎么办，想到这些我的心都在滴血，监狱却说他是装的，连好心的狱警都说：“装病，谁能装三、四年啊。”我真不知监狱这些执法者还有没有人性？

我儿身体原来有几样病让他很苦恼：神经性头痛、规律性咽喉肿痛，严重时吃不下东西，说不出话。大腿根部有息肉，瘙痒淌水。双眼近视不能看红色。96年炼功后都好了。有一天他高兴告诉我：“妈，我现在病全好了，精力充沛，浑身有使不完的劲。因为我现在炼了一种功法叫法轮功，祛病健身效果可好了，以后我也要按法轮功的‘真、善、忍’标准做一个好人。”

那时候我儿子还在做炒货生意。他告诉我，以前缺斤短两掺假是常有的事，修炼法轮功以后

他再也不做那种事了，灌袋总是足斤足两，变质了就给换，小卖店都说：上你家货放心。他还经营过带料食品加工生意，有人好心劝他在电表上做手脚，他笑着说：“修炼人要做好人，不能那样做。”他做生意，从来都讲诚信。加工食品少放面、油、鸡蛋、糖根本看不出来，但他总是按标准报料，剩下如数归还。有时孩子饿了，他也不动顾客的一块食品，顾客看不过去，都说：“你这个人太厚道。”

“许多人到他家，把东西放那就走，只告诉啥时来取，说对他放心。”

后来我儿子开出租车，他告诉我，是大法改变了他身体，不然他的视力根本不能开车，他从来不幸客，从不和同行抢乘客，别人抢了他的车位，他也不争辩，有时看见路人带的东西多，他主动帮助送，也不收费。十里八乡的人都夸奖他人品好，是法轮功教出这么好的人。

媳妇和儿子离婚多年，去年儿子的岳父得了癌症，他拖着重病的身体到我家和我说：“我有五个儿女，虽然我姑娘和林泽华离婚了，我还是感觉林泽华最好，最孝顺，我死后，把我的遗产赠送给林泽华。”乡亲们听说了我一家的境遇非常气愤，都说：难道做好人还做错了么？

我今年八十多了，也没有多少文化，但我也就是个知书达理、深明大义的人，如果我儿子是因为偷、抢、杀人放火坐牢，我也不会这么难过，因为那是他罪有应得。但我儿仅仅因为炼功做好



这样的暴力殴打几乎成了西格木劳教所的家常便饭。由于长年累月的折磨，二零零一年八月末，张普贺出现了心脏病、中度贫血、结肠炎（佳木斯市中心医院怀疑结肠癌）症状，在被折磨的奄奄一息的情况下才得以保外就医。张普贺六十五岁的老父亲在往返近千里的路上跑了两个来回，才将生命垂危的张普贺接回了家。回到家中时，原来体重超过八十公斤的张普贺只剩下不足六十公斤，瘦得皮包骨。



暴力殴打

4、被二次送劳教未果。即便这样，邪恶之徒仍不放过张普贺。当时的勤得利农场书记杨久志为强迫张普贺放弃修炼，用尽卑鄙手段逼迫张普贺妻子与之离婚，又以继续坐牢、一家人不给发工资来威胁张普贺，都没达到目的。在农场邪恶“六一零办公室”的胁迫下，张普贺回家只有七天，又被农场恶人们送回佳木斯西格木劳教所——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魔窟。

西格木劳教所因张普贺身体状况极差，怕承担迫害致死的罪名，几经协调，又将张普贺强行送回，“六一零”的邪恶之徒们勉强同意将张普贺留在自己的家中。为摆脱非法的二十四小时人身监控，张普贺就在外面租房子住，从而触怒了农场“六一零”邪恶人员，他们指使派出所恶警将张普贺从新关押，开始了新一轮的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。

他再也不做那种事了，灌袋总是足斤足两，变质了就给换，小卖店都说：上你家货放心。他还经营过带料食品加工生意，有人好心劝他在电表上做手脚，他笑着说：“修炼人要做好人，不能那样做。”他做生意，从来都讲诚信。加工食品少放面、油、鸡蛋、糖根本看不出来，但他总是按标准报料，剩下如数归还。有时孩子饿了，他也不动顾客的一块食品，顾客看不过去，都说：“你这个人太厚道。”

“许多人到他家，把东西放那就走，只告诉啥时来取，说对他放心。”

后来我儿子开出租车，他告诉我，是大法改变了他身体，不然他的视力根本不能开车，他从来不幸客，从不和同行抢乘客，别人抢了他的车位，他也不争辩，有时看见路人带的东西多，他主动帮助送，也不收费。十里八乡的人都夸奖他人品好，是法轮功教出这么好的人。

媳妇和儿子离婚多年，去年儿子的岳父得了癌症，他拖着重病的身体到我家和我说：“我有五个儿女，虽然我姑娘和林泽华离婚了，我还是感觉林泽华最好，最孝顺，我死后，把我的遗产赠送给林泽华。”乡亲们听说了我一家的境遇非常气愤，都说：难道做好人还做错了么？

我今年八十多了，也没有多少文化，但我也就是个知书达理、深明大义的人，如果我儿子是因为偷、抢、杀人放火坐牢，我也不会这么难过，因为那是他罪有应得。但我儿仅仅因为炼功做好



这样的暴力殴打几乎成了西格木劳教所的家常便饭。由于长年累月的折磨，二零零一年八月末，张普贺出现了心脏病、中度贫血、结肠炎（佳木斯市中心医院怀疑结肠癌）症状，在被折磨的奄奄一息的情况下才得以保外就医。张普贺六十五岁的老父亲在往返近千里的路上跑了两个来回，才将生命垂危的张普贺接回了家。回到家中时，原来体重超过八十公斤的张普贺只剩下不足六十公斤，瘦得皮包骨。



暴力殴打

4、被二次送劳教未果。即便这样，邪恶之徒仍不放过张普贺。当时的勤得利农场书记杨久志为强迫张普贺放弃修炼，用尽卑鄙手段逼迫张普贺妻子与之离婚，又以继续坐牢、一家人不给发工资来威胁张普贺，都没达到目的。在农场邪恶“六一零办公室”的胁迫下，张普贺回家只有七天，又被农场恶人们送回佳木斯西格木劳教所——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魔窟。

西格木劳教所因张普贺身体状况极差，怕承担迫害致死的罪名，几经协调，又将张普贺强行送回，“六一零”的邪恶之徒们勉强同意将张普贺留在自己的家中。为摆脱非法的二十四小时人身监控，张普贺就在外面租房子住，从而触怒了农场“六一零”邪恶人员，他们指使派出所恶警将张普贺从新关押，开始了新一轮的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。

室，凶狠地打了几个耳光；大队长李国军、刘管教疯狂地用皮带抽张普贺，两人轮流打，直到打累了才肯罢休。有一天晚上，张普贺遭到恶警六次毒打。在一大队一中队非法关押期间，恶警们经常到号里搜查，当发现有大法书籍时，就气急败坏地殴打法轮功学员。因为这个原因，一次张普贺的脸被恶警杨青打了几十个直拳，马上肿了起来。二零零零年三月，张普贺等六名法轮功学员被狱警集中关在政教室内，他们就在一起看书学法。恶警王铁军发现后，找来姓国的科长，他们用大皮腰带抡开了打刘俊华，打的他嘴上鲜血直流，张普贺等五人都被拳打脚踢，恶警王铁军觉得打的不够，又拿起电棍电击张普贺的脸部、头部。

二零零零年端午节早上，张普贺炼功被值班的大队长郭振伟发现，郭振伟进屋后，嘴里边骂着边扇张普贺耳光。张普贺质问他：“为什么打人？！”并要求劳教所领导来处理打人问题。恶警郭振伟反而纠集了国培光及姓刘、姓赵的恶警，不由分说把张普贺手脚锁在铁椅子上，



酷刑演示：铁椅子

他们轮换着打、用电棍电，把张普贺的脸上打掉一块肉，直到打得脸看不出肤色、已成了血葫芦、看不清面部才罢手。

室，凶狠地打了几个耳光；大队长李国军、刘管教疯狂地用皮带抽张普贺，两人轮流打，直到打累了才肯罢休。有一天晚上，张普贺遭到恶警六次毒打。在一大队一中队非法关押期间，恶警们经常到号里搜查，当发现有大法书籍时，就气急败坏地殴打法轮功学员。因为这个原因，一次张普贺的脸被恶警杨青打了几十个直拳，马上肿了起来。二零零零年三月，张普贺等六名法轮功学员被狱警集中关在政教室内，他们就在一起看书学法。恶警王铁军发现后，找来姓国的科长，他们用大皮腰带抡开了打刘俊华，打的他嘴上鲜血直流，张普贺等五人都被拳打脚踢，恶警王铁军觉得打的不够，又拿起电棍电击张普贺的脸部、头部。

二零零零年端午节早上，张普贺炼功被值班的大队长郭振伟发现，郭振伟进屋后，嘴里边骂着边扇张普贺耳光。张普贺质问他：“为什么打人？！”并要求劳教所领导来处理打人问题。恶警郭振伟反而纠集了国培光及姓刘、姓赵的恶警，不由分说把张普贺手脚锁在铁椅子上，



酷刑演示：铁椅子

他们轮换着打、用电棍电，把张普贺的脸上打掉一块肉，直到打得脸看不出肤色、已成了血葫芦、看不清面部才罢手。

人，就遭这个大罪，我真是接受不了。我年龄大了，不能亲自去监狱看上儿子一眼，也不知能否等到他回来的那一天，也不知我儿能否活着回来，听说去年有三名炼法轮功的被佳木斯监狱整死，这更让我惦念他，我不知找谁能让我儿回家，我现在只有求助各位好心人，请你们伸出援手，帮助我儿早日回家，早日得到医治，圆我们母子团聚之梦！

二零一一年佳木斯监狱三名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简介和图片

佳木斯监狱为了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对“真善忍”的信仰（即所谓的转化），二月二十一日开始暴力转化迫害法轮功学员。绑架到严管队的法轮功学员，每天被迫写“四书”（放弃信仰的悔过书等），停止在监狱应该有的权利，如亲属接见、给家人打电话、买生活用品等。在十一天之内连续就有三位法轮功学员被虐杀。

“严管队”成立仅六天时间，于二月二十六日把年仅 47 岁的法轮功学员秦月明迫害致死，在三月五日即第十二天，又把年仅 48 岁的法轮功学员



秦月明遗体



于云刚



刘传江生前血衣

人，就遭这个大罪，我真是接受不了。我年龄大了，不能亲自去监狱看上儿子一眼，也不知能否等到他回来的那一天，也不知我儿能否活着回来，听说去年有三名炼法轮功的被佳木斯监狱整死，这更让我惦念他，我不知找谁能让我儿回家，我现在只有求助各位好心人，请你们伸出援手，帮助我儿早日回家，早日得到医治，圆我们母子团聚之梦！

二零一一年佳木斯监狱三名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简介和图片

佳木斯监狱为了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对“真善忍”的信仰（即所谓的转化），二月二十一日开始暴力转化迫害法轮功学员。绑架到严管队的法轮功学员，每天被迫写“四书”（放弃信仰的悔过书等），停止在监狱应该有的权利，如亲属接见、给家人打电话、买生活用品等。在十一天之内连续就有三位法轮功学员被虐杀。

“严管队”成立仅六天时间，于二月二十六日把年仅 47 岁的法轮功学员秦月明迫害致死，在三月五日即第十二天，又把年仅 48 岁的法轮功学员



秦月明遗体



于云刚



刘传江生前血衣

于云刚迫害致死。紧接着，三月八日半夜一点多，法轮功学员刘传江被佳木斯监狱害死。

是“谁”让一个健康的人，不能行走
瘫痪近四年佳木斯监狱拒不放人

林泽华，一九六二年五月生，职业是出租车司机。因为修炼法轮功，被中共非法判刑七年，在佳木斯监狱，遭受强行“转化”，强迫出奴工，被迫害致瘫痪。瘫痪后，无人护理，继续承受迫害。对于林泽华的迫害，狱警威胁刑事犯，无人敢作证。佳木斯监狱害怕承担责任，谎称林泽华“装病”，将被利用的刑事犯提前释放。



林泽华

林泽华说：“我瘫痪已经快四年多了，为了不给别人添麻烦。我少吃少喝，每天白天晚上，我都倚行李靠墙上，或者用手臂支着坐着。由于监狱不放我回家，我只能这么挺着，每天承受难以想象的痛楚。”

以下是林泽华自述他遭受迫害的经历：

一、三次被非法劳教

我叫林泽华，原籍是双鸭山市友谊县友谊镇人，暂住在友谊县凤岗镇三委。二零零一年被非法教养一年；二零零二年九月被非法教养三年，在看守所非法关押三个月后保外；二零零四年二月在辽宁鞍山市又被非法教养三年，在海城看守

于云刚迫害致死。紧接着，三月八日半夜一点多，法轮功学员刘传江被佳木斯监狱害死。

是“谁”让一个健康的人，不能行走
瘫痪近四年佳木斯监狱拒不放人

林泽华，一九六二年五月生，职业是出租车司机。因为修炼法轮功，被中共非法判刑七年，在佳木斯监狱，遭受强行“转化”，强迫出奴工，被迫害致瘫痪。瘫痪后，无人护理，继续承受迫害。对于林泽华的迫害，狱警威胁刑事犯，无人敢作证。佳木斯监狱害怕承担责任，谎称林泽华“装病”，将被利用的刑事犯提前释放。



林泽华

林泽华说：“我瘫痪已经快四年多了，为了不给别人添麻烦。我少吃少喝，每天白天晚上，我都倚行李靠墙上，或者用手臂支着坐着。由于监狱不放我回家，我只能这么挺着，每天承受难以想象的痛楚。”

以下是林泽华自述他遭受迫害的经历：

一、三次被非法劳教

我叫林泽华，原籍是双鸭山市友谊县友谊镇人，暂住在友谊县凤岗镇三委。二零零一年被非法教养一年；二零零二年九月被非法教养三年，在看守所非法关押三个月后保外；二零零四年二月在辽宁鞍山市又被非法教养三年，在海城看守

1、非人的饮食。据当时同时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回忆，西格木劳教所戒备森严，在那里毫无人权可言。每天的伙食是黑面发糕，有时半生不熟，由于不干净吃着牙碜。吃的菜是冻菜加上盐水煮的汤，没吃过一次大米饭。节假日即使有点炒菜也屈指可数。

2、因抗议不法行为遭毒打报复。二零零零年二月十二日晚六点多钟，法轮功学员吴春龙（已被迫害致死）等学员利用业余时间炼功，被恶警申岩毒打，收工后又被扒光上衣毒打、弄到零下二十度的室外做弯腰九十度的体罚、往身上浇凉水。其他法轮功学员见他们冻的脸色青白就脱下棉衣给他们穿，却遭恶警申岩训斥，张普贺等五名学员因此绝食以抗议恶警的非法行为。劳教所对行恶的恶警不予以制止，反对绝食学员强行灌浓盐水迫害。后来，恶警们在事过二十多天后对绝食抗议的学员进行了报复性迫害。张普贺等六名法轮功学员被叫到办公室毒打并用电棍电，恶警们边打边说“我们就打骂你们啦，你们能告就告去。”



酷刑演示：暴打

3、因看书炼功而受到经常性殴打。在西格木劳教所集训大队期间，张普贺因坚持炼功遭到狱警多次毒打。因为每天坚持炼功，二零零零年元月的一天，恶警徐兴利（科长）狠狠地向张普贺脸上、胸部猛击；恶警李队长把张普贺叫到管教

1、非人的饮食。据当时同时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回忆，西格木劳教所戒备森严，在那里毫无人权可言。每天的伙食是黑面发糕，有时半生不熟，由于不干净吃着牙碜。吃的菜是冻菜加上盐水煮的汤，没吃过一次大米饭。节假日即使有点炒菜也屈指可数。

2、因抗议不法行为遭毒打报复。二零零零年二月十二日晚六点多钟，法轮功学员吴春龙（已被迫害致死）等学员利用业余时间炼功，被恶警申岩毒打，收工后又被扒光上衣毒打、弄到零下二十度的室外做弯腰九十度的体罚、往身上浇凉水。其他法轮功学员见他们冻的脸色青白就脱下棉衣给他们穿，却遭恶警申岩训斥，张普贺等五名学员因此绝食以抗议恶警的非法行为。劳教所对行恶的恶警不予以制止，反对绝食学员强行灌浓盐水迫害。后来，恶警们在事过二十多天后对绝食抗议的学员进行了报复性迫害。张普贺等六名法轮功学员被叫到办公室毒打并用电棍电，恶警们边打边说“我们就打骂你们啦，你们能告就告去。”



酷刑演示：暴打

3、因看书炼功而受到经常性殴打。在西格木劳教所集训大队期间，张普贺因坚持炼功遭到狱警多次毒打。因为每天坚持炼功，二零零零年元月的一天，恶警徐兴利（科长）狠狠地向张普贺脸上、胸部猛击；恶警李队长把张普贺叫到管教

中，张普贺身体每况愈下，2008年1月至今，他已被折磨得大小便失禁、进食困难、蜷缩佝偻瘫痪在床上，已完全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，生命垂危，但佳木斯监狱仍不放人。

2012年5月8日，张普贺的弟弟担心哥哥等不到出狱的那一天，聘请了两位正义律师，希望通过法律途径把哥哥解救出来。近来，张普贺弟弟和监狱六监区大队长刘晓青签了保外就医协议，可佳木斯监狱至今仍相互推诿不放人，关心张普贺的亲友们十分担心他的安危。



张普贺

张普, 1965年出生。在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他接触到了法轮大法，一下子就觉得人就应该按照“真善忍”的标准做一个好人，做一个真诚、正直、无私的人。从那以后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法轮大法修炼中，身心变化巨大。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一日，出于对政府的信任，张普贺选择了进京上访，把自己亲身感受到的情况告诉政府，希望停止造谣和污蔑法轮大法，却因此一直遭受迫害，至今仍被非法关押在佳木斯监狱。

一、非人的劳教所生活

一九九九年十一月，张普贺以亲身的经历和感受为法轮大法所遭受的不公上访，被非法劳教两年，关押在佳木斯西格木劳教所，劳教所为了逼迫张普贺放弃信仰，对他进行了非人的折磨。

中，张普贺身体每况愈下，2008年1月至今，他已被折磨得大小便失禁、进食困难、蜷缩佝偻瘫痪在床上，已完全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，生命垂危，但佳木斯监狱仍不放人。

2012年5月8日，张普贺的弟弟担心哥哥等不到出狱的那一天，聘请了两位正义律师，希望通过法律途径把哥哥解救出来。近来，张普贺弟弟和监狱六监区大队长刘晓青签了保外就医协议，可佳木斯监狱至今仍相互推诿不放人，关心张普贺的亲友们十分担心他的安危。



张普贺

张普, 1965年出生。在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他接触到了法轮大法，一下子就觉得人就应该按照“真善忍”的标准做一个好人，做一个真诚、正直、无私的人。从那以后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法轮大法修炼中，身心变化巨大。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一日，出于对政府的信任，张普贺选择了进京上访，把自己亲身感受到的情况告诉政府，希望停止造谣和污蔑法轮大法，却因此一直遭受迫害，至今仍被非法关押在佳木斯监狱。

一、非人的劳教所生活

一九九九年十一月，张普贺以亲身的经历和感受为法轮大法所遭受的不公上访，被非法劳教两年，关押在佳木斯西格木劳教所，劳教所为了逼迫张普贺放弃信仰，对他进行了非人的折磨。

所非法关押三个月，鞍山市劳教所非法关押三个月后保外。

二、遭安全局伙同派出所绑架，非法抄家

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二日上午九时左右，双鸭山市国家安全局特务私人伙同友谊县凤岗镇派出所恶警刘春山、杨海山在凤岗镇我弟弟林振华家中绑架了我。随后对我的住所（我的父母家）抄家，抢走笔记本电脑、打印机、刻录机等物品。在我身上抢走了手机、现金九百六十元（后来追回）。

随后我被双鸭山市国家安全局特务用黑布头套蒙在头上，秘密劫持到双鸭山市某秘密住所（好象是旅馆）。

我被两名特务恐吓并拳打脚踢头部四五下。晚十时，我被劫持到友谊县公安局国保大队，我不配合大队长卜国才。友谊县国家安全局（新建）刘姓局长非法审讯我到十二时。我被劫持到红兴隆农垦分局看守所。

三、绝食抗议遭野蛮灌食，非法判刑七年

第二天我绝食抗议对我的非法拘押，第十二天下午（九月二十四日），我被友谊县看守所所长柴永德绑架到友谊县人民医院强行灌食迫害。

我没有犯罪，我不配合非法审讯，友谊县检察院的两名不法人员对我说：“你不说话更好办，直接送法院。”

二零零八年二月，我不配合友谊县法院的违法行为，拒绝回答问题。刑事庭两名不法人员说：

所非法关押三个月，鞍山市劳教所非法关押三个月后保外。

二、遭安全局伙同派出所绑架，非法抄家

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二日上午九时左右，双鸭山市国家安全局特务私人伙同友谊县凤岗镇派出所恶警刘春山、杨海山在凤岗镇我弟弟林振华家中绑架了我。随后对我的住所（我的父母家）抄家，抢走笔记本电脑、打印机、刻录机等物品。在我身上抢走了手机、现金九百六十元（后来追回）。

随后我被双鸭山市国家安全局特务用黑布头套蒙在头上，秘密劫持到双鸭山市某秘密住所（好象是旅馆）。

我被两名特务恐吓并拳打脚踢头部四五下。晚十时，我被劫持到友谊县公安局国保大队，我不配合大队长卜国才。友谊县国家安全局（新建）刘姓局长非法审讯我到十二时。我被劫持到红兴隆农垦分局看守所。

三、绝食抗议遭野蛮灌食，非法判刑七年

第二天我绝食抗议对我的非法拘押，第十二天下午（九月二十四日），我被友谊县看守所所长柴永德绑架到友谊县人民医院强行灌食迫害。

我没有犯罪，我不配合非法审讯，友谊县检察院的两名不法人员对我说：“你不说话更好办，直接送法院。”

二零零八年二月，我不配合友谊县法院的违法行为，拒绝回答问题。刑事庭两名不法人员说：

“你不说话，照样判你，这是双鸭山政法委督办的案子。”

二零零八年三月，我被友谊县法院以所谓的“破坏法律实施罪”，非法判刑七年。

四、在七台河监狱被体罚半个月

二零零八年四月十日，被友谊县看守所劫持到七台河监狱集训队迫害。

在监狱出操时，集训队的坐班班长梁广成（红兴隆农垦分局北兴农场人），以锻炼为名对我体罚，强迫我围着操场一圈一圈走，断断续续持续了半个月体罚，而我的身体经历了近一年多的非法关押已是极度虚弱，双腿走路也不利索。

五、佳木斯监狱的强制“转化”

二零零八年七月十日下午，我从七台河监狱被劫持到佳木斯监狱五监区二分监区。上楼时，接我的分监区教改副中队长（分监区“六一零”不法人员）于欢，（三十岁，现住佳木斯），唆使监内坐班的刑事犯李新（汤原县人，三十岁左右现住佳木斯）说：“把他拿下”意思是强行把我“转化”了，李新附和道：“必须拿下”。

刚到四楼教改室分监区长赖宝华（四十八岁，为人很霸道）对我说：“法轮功（学员）是吧，必须‘转化’写‘四书’。写了，你就随便呆着，炼功也没人管你。”我说：“我刚到不清楚什么‘转化’，‘四书’。这件事很重要，我要想清楚。”赖宝华说：“你回去想吧，到这没有不‘转化’的”。刚吃完晚饭，值班的分队长（现任监区的生产狱

“你不说话，照样判你，这是双鸭山政法委督办的案子。”

二零零八年三月，我被友谊县法院以所谓的“破坏法律实施罪”，非法判刑七年。

四、在七台河监狱被体罚半个月

二零零八年四月十日，被友谊县看守所劫持到七台河监狱集训队迫害。

在监狱出操时，集训队的坐班班长梁广成（红兴隆农垦分局北兴农场人），以锻炼为名对我体罚，强迫我围着操场一圈一圈走，断断续续持续了半个月体罚，而我的身体经历了近一年多的非法关押已是极度虚弱，双腿走路也不利索。

五、佳木斯监狱的强制“转化”

二零零八年七月十日下午，我从七台河监狱被劫持到佳木斯监狱五监区二分监区。上楼时，接我的分监区教改副中队长（分监区“六一零”不法人员）于欢，（三十岁，现住佳木斯），唆使监内坐班的刑事犯李新（汤原县人，三十岁左右现住佳木斯）说：“把他拿下”意思是强行把我“转化”了，李新附和道：“必须拿下”。

刚到四楼教改室分监区长赖宝华（四十八岁，为人很霸道）对我说：“法轮功（学员）是吧，必须‘转化’写‘四书’。写了，你就随便呆着，炼功也没人管你。”我说：“我刚到不清楚什么‘转化’，‘四书’。这件事很重要，我要想清楚。”赖宝华说：“你回去想吧，到这没有不‘转化’的”。刚吃完晚饭，值班的分队长（现任监区的生产狱

了二位正义律师，控告佳木斯监狱的违法行为。

今年五月八日，我陪同律师去佳木斯监狱要求见人，监狱“六一零”不让见，说我二哥已符合保外就医条件，办完手续就可放人。因救人心切，我就与六监区长刘晓青办理了相关手续。三个多月过去了，毫无音信，我忧心如焚。

近十年来的等待，只期盼着二哥能够早日回来，与他的儿子和我们团聚。我希望他们也能象我们一样过上稳定平静的生活，不会因为说真话遭陷害，不会因为坚持信仰被抓捕。希望所有有正义、有良知的人帮助我，让生命垂危的二哥早一天脱离魔窟，早一天得到救治，早一天恢复健康，早一天过上安稳平静的生活。

盼望二哥早日归来！

弟弟：张三江



生命垂危的张普贺仍被非法关押

法轮功学员张普贺，原黑龙江农垦总局建三江管理局勤得利农场场部物资科职工。因坚持修炼法轮功，被中共迫害得家破人亡、妻离子散，邪党又开除了他的工作，目前仍被非法关押在佳木斯监狱六监区二队。

在佳木斯监狱长期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迫害

了二位正义律师，控告佳木斯监狱的违法行为。

今年五月八日，我陪同律师去佳木斯监狱要求见人，监狱“六一零”不让见，说我二哥已符合保外就医条件，办完手续就可放人。因救人心切，我就与六监区长刘晓青办理了相关手续。三个多月过去了，毫无音信，我忧心如焚。

近十年来的等待，只期盼着二哥能够早日回来，与他的儿子和我们团聚。我希望他们也能象我们一样过上稳定平静的生活，不会因为说真话遭陷害，不会因为坚持信仰被抓捕。希望所有有正义、有良知的人帮助我，让生命垂危的二哥早一天脱离魔窟，早一天得到救治，早一天恢复健康，早一天过上安稳平静的生活。

盼望二哥早日归来！

弟弟：张三江



生命垂危的张普贺仍被非法关押

法轮功学员张普贺，原黑龙江农垦总局建三江管理局勤得利农场场部物资科职工。因坚持修炼法轮功，被中共迫害得家破人亡、妻离子散，邪党又开除了他的工作，目前仍被非法关押在佳木斯监狱六监区二队。

在佳木斯监狱长期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迫害

警对我说，在这里能不打人吗，不听话能不打嘛！我说，电视广播里说监狱是教育人的地方也不是打人的地方啊，说法轮功是非法组织，我就想问问，怎么非法了？如果要这样说的话，这些年共产党干的非法事可太多了……

因为我哥的原因，我知道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还有很多，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还真不知道迫害这么严重，当年的法西斯也没有这么多残害人的招数啊。当初我哥炼法轮功后，在当地小有名气，因为他的为人、口碑都非常好。他思想境界比我高，身体比我好，这一切都缘于他修炼法轮功。我现在为什么意志这么坚强，同我哥受迫害有很大关系，自从他被迫害以后，我总在思考“为什么、为什么”，面对监狱面对警察，我并不胆怯，因为我知道谁正谁邪，真相终究会大白于天下。

后来听说法轮功的朋友经常去监狱看望我二哥，给他存钱，存物，我很受感动，牵挂的心也略感安慰。又听说二哥现在的状况更糟了：进食困难，大小便失禁，每天只是目光呆滞、毫无表情的佝偻在床上，连同监室的犯人看着都说太凄惨了，但佳木斯监狱却仍不放人。

我就我二哥的情况咨询了律师，才知道中国没有一部法律说修炼法轮功违法，我二哥是被冤枉的。为了给蒙冤受屈的二哥早日洗刷清白，让他早日恢复自由，恢复健康，我为二哥请



警对我说，在这里能不打人吗，不听话能不打嘛！我说，电视广播里说监狱是教育人的地方也不是打人的地方啊，说法轮功是非法组织，我就想问问，怎么非法了？如果要这样说的话，这些年共产党干的非法事可太多了……

因为我哥的原因，我知道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还有很多，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还真不知道迫害这么严重，当年的法西斯也没有这么多残害人的招数啊。当初我哥炼法轮功后，在当地小有名气，因为他的为人、口碑都非常好。他思想境界比我高，身体比我好，这一切都缘于他修炼法轮功。我现在为什么意志这么坚强，同我哥受迫害有很大关系，自从他被迫害以后，我总在思考“为什么、为什么”，面对监狱面对警察，我并不胆怯，因为我知道谁正谁邪，真相终究会大白于天下。

后来听说法轮功的朋友经常去监狱看望我二哥，给他存钱，存物，我很受感动，牵挂的心也略感安慰。又听说二哥现在的状况更糟了：进食困难，大小便失禁，每天只是目光呆滞、毫无表情的佝偻在床上，连同监室的犯人看着都说太凄惨了，但佳木斯监狱却仍不放人。

我就我二哥的情况咨询了律师，才知道中国没有一部法律说修炼法轮功违法，我二哥是被冤枉的。为了给蒙冤受屈的二哥早日洗刷清白，让他早日恢复自由，恢复健康，我为二哥请



警）白晓光找我谈话：“你打算怎么‘转化’，不‘转化’，你呆不了。”我说：“不存在改造‘转化’问题。”白晓光说：“你考虑考虑再说吧。”第二天，指导员王连宇（现任分监区监区长）找我谈话还是转化，被我拒绝。

二零零八年八月，刑事犯李新在分监区狱警的授意下，两次找我谈“转化”，写所谓的“四书”，并威胁我：“你不写，遭老罪了。不打你、不骂你、就是不让你睡觉，何必遭罪呢？”我给他讲法轮功真相，他说听不懂。

分监区长也称中队长赖宝华安排两个刑事犯“包夹”我。其中有一人叫王金良（佳木斯人，三十多岁，盗窃犯）向分监区狱警汇报，我晚上在大厅炼功，有“天书”（指法轮功经文）。指导员王连宇搜查我的床铺，库房提包，抢走一篇经文，并抢走了钢笔等一些物品。还拿走了我的购物卡，并不让我购物，连日常用品也不能买。不准家人接见，不准和家人通电话。断绝我的经济来源，以达到“转化”我的目的。

六、被强迫出奴工

二零零八年十月，监狱“六一零”（教改科）部署“转化”迫害法轮功学员会战。（曹建武，“六一零”负责人，教改科科长）以给奖金，考核政绩提职为诱饵，来唆使不法狱警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。五监区区长崔延平（现任监狱狱政科科长），副区长兼副教导员魏孟军（现任后勤监区教导员）负责落实迫害法轮功学员。刑事犯姜美庚（佳木

警）白晓光找我谈话：“你打算怎么‘转化’，不‘转化’，你呆不了。”我说：“不存在改造‘转化’问题。”白晓光说：“你考虑考虑再说吧。”第二天，指导员王连宇（现任分监区监区长）找我谈话还是转化，被我拒绝。

二零零八年八月，刑事犯李新在分监区狱警的授意下，两次找我谈“转化”，写所谓的“四书”，并威胁我：“你不写，遭老罪了。不打你、不骂你、就是不让你睡觉，何必遭罪呢？”我给他讲法轮功真相，他说听不懂。

分监区长也称中队长赖宝华安排两个刑事犯“包夹”我。其中有一人叫王金良（佳木斯人，三十多岁，盗窃犯）向分监区狱警汇报，我晚上在大厅炼功，有“天书”（指法轮功经文）。指导员王连宇搜查我的床铺，库房提包，抢走一篇经文，并抢走了钢笔等一些物品。还拿走了我的购物卡，并不让我购物，连日常用品也不能买。不准家人接见，不准和家人通电话。断绝我的经济来源，以达到“转化”我的目的。

六、被强迫出奴工

二零零八年十月，监狱“六一零”（教改科）部署“转化”迫害法轮功学员会战。（曹建武，“六一零”负责人，教改科科长）以给奖金，考核政绩提职为诱饵，来唆使不法狱警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。五监区区长崔延平（现任监狱狱政科科长），副区长兼副教导员魏孟军（现任后勤监区教导员）负责落实迫害法轮功学员。刑事犯姜美庚（佳木

斯人，伤害罪）给分监区长赖宝华出主意说：“要转化林泽华，就让他出工，身体受不了就转化了。”赖宝华接受了林的建议。

二零零八年十月十六日，赖宝华把我从十一号寝室调到七号寝室，强迫我第二天出奴工，同时安排两人“包夹”我。包夹李岩松（富锦市隆川乡海沟村人，其母赵淑珍，其弟李岩柏）叫嚣：“从现在开始，你就归我管，不准离开我的视线，出寝室要和我打招呼，不许和别人说话，就在床上坐着，我走哪你就跟哪。我出工，你也得呆着。”我说：“我什么都干不了。”李岩松说：“干不了，也得陪着。你不去，抬也把你抬去。”从十月十七日开始，强迫我出奴工。

十月十七日到十一月七日这段时间里，李岩松每天对我进行人格的侮辱，骂我：“象你这样的，死了得了，活着干啥，给好人倒个地方。”多次威胁恐吓我，“不打你，还是折磨你，不写‘四书’折磨死你！”还当众叫嚣：“别看他身体不好，照样折磨他。”有两次他骂我时我对他说：“你说话干净点。”李打我，被同寝的人劝阻。

在出工的车间里，李岩松软硬兼施的逼我干活。我不理他。他就骂我并说：“你不干也得陪着，就天天折磨你。”就这样一连二十几天，我被迫每天往返车间，二百米的路程我都要走上三十分以上，在车间一站就是八、九个小时。

这期间监区长崔延平，副监区长刘旭（现任监狱生产科科长），教导员胡文月等监区主要狱警

12

斯人，伤害罪）给分监区长赖宝华出主意说：“要转化林泽华，就让他出工，身体受不了就转化了。”赖宝华接受了林的建议。

二零零八年十月十六日，赖宝华把我从十一号寝室调到七号寝室，强迫我第二天出奴工，同时安排两人“包夹”我。包夹李岩松（富锦市隆川乡海沟村人，其母赵淑珍，其弟李岩柏）叫嚣：“从现在开始，你就归我管，不准离开我的视线，出寝室要和我打招呼，不许和别人说话，就在床上坐着，我走哪你就跟哪。我出工，你也得呆着。”我说：“我什么都干不了。”李岩松说：“干不了，也得陪着。你不去，抬也把你抬去。”从十月十七日开始，强迫我出奴工。

十月十七日到十一月七日这段时间里，李岩松每天对我进行人格的侮辱，骂我：“象你这样的，死了得了，活着干啥，给好人倒个地方。”多次威胁恐吓我，“不打你，还是折磨你，不写‘四书’折磨死你！”还当众叫嚣：“别看他身体不好，照样折磨他。”有两次他骂我时我对他说：“你说话干净点。”李打我，被同寝的人劝阻。

在出工的车间里，李岩松软硬兼施的逼我干活。我不理他。他就骂我并说：“你不干也得陪着，就天天折磨你。”就这样一连二十几天，我被迫每天往返车间，二百米的路程我都要走上三十分以上，在车间一站就是八、九个小时。

这期间监区长崔延平，副监区长刘旭（现任监狱生产科科长），教导员胡文月等监区主要狱警

12

虑成疾，患上了脑血栓，瘫痪在床，时刻需要人照顾，我没有时间再去监狱看二哥了。父亲思念二哥常常落泪，谁见都心酸，老人最终也没熬到二哥回来，二零一二年七月五日他也离开了我们。

在佳木斯监狱里，二哥承受着精神和肉体双重的迫害，身体状况每况愈下。在非法关押期间，在他走路都很吃力的情况下（走二百米用半个小时时间），狱警不顾他的死活、强迫他出工。一次因走路缓慢，二哥被协同警察看管犯人出工的犯人拽住摔了出去，幸好被楼梯口栏杆挡住，没滚下楼梯。从那以后，二哥身体状况越来越糟，饭量逐渐减少，监狱伙食本来就很差，这样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，大小便失禁，经常拉尿在床上，需要其他人照顾。二哥在二零零八年左右到现在完全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，胳膊、手也不好使，自己吃饭都困难，两条腿肿胀的很粗，且呈黑紫色。为了减少别人的负担、尽量不麻烦照顾他的人，哥哥只吃馒头蘸食盐，尽量少进食，每天蜷缩着身子佝偻在床上，承受难以想象的痛苦，生命危在旦夕。

狱方还对我接见我哥设置阻碍，曾经让我说诽谤师父诽谤大法的话，不然就不让我见。

我去监狱看我哥时，我对他们说，我知道你们害怕我哥死在里头，我不怕你们不让我见，我哥要是真的被迫害死了，我拉着我哥上北京告状去！

一次我坐车从监狱回家时，一个穿便衣的狱

21

虑成疾，患上了脑血栓，瘫痪在床，时刻需要人照顾，我没有时间再去监狱看二哥了。父亲思念二哥常常落泪，谁见都心酸，老人最终也没熬到二哥回来，二零一二年七月五日他也离开了我们。

在佳木斯监狱里，二哥承受着精神和肉体双重的迫害，身体状况每况愈下。在非法关押期间，在他走路都很吃力的情况下（走二百米用半个小时时间），狱警不顾他的死活、强迫他出工。一次因走路缓慢，二哥被协同警察看管犯人出工的犯人拽住摔了出去，幸好被楼梯口栏杆挡住，没滚下楼梯。从那以后，二哥身体状况越来越糟，饭量逐渐减少，监狱伙食本来就很差，这样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，大小便失禁，经常拉尿在床上，需要其他人照顾。二哥在二零零八年左右到现在完全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，胳膊、手也不好使，自己吃饭都困难，两条腿肿胀的很粗，且呈黑紫色。为了减少别人的负担、尽量不麻烦照顾他的人，哥哥只吃馒头蘸食盐，尽量少进食，每天蜷缩着身子佝偻在床上，承受难以想象的痛苦，生命危在旦夕。

狱方还对我接见我哥设置阻碍，曾经让我说诽谤师父诽谤大法的话，不然就不让我见。

我去监狱看我哥时，我对他们说，我知道你们害怕我哥死在里头，我不怕你们不让我见，我哥要是真的被迫害死了，我拉着我哥上北京告状去！

一次我坐车从监狱回家时，一个穿便衣的狱

21

奄奄一息才被放回家。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，佳木斯前进分局又将二哥绑架，在经受了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后被枉判十年徒刑，非法关押到佳木斯监狱。在这个人间地狱，二哥遭受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酷刑，因拒绝所谓的“转化”（即以各种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），二哥经常遭到来自警察和犯人的毒打、谩骂、体罚甚至长时间的电击，身心受到巨大的摧残。

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七日，家里意外的接到了来自佳木斯监狱的电话，说二哥病重，要求家属来接见。我和父亲去了监狱，在那里我们看到了已被折磨得面目全非、生活不能自理的二哥，我和父亲既伤心又气愤。二哥告诉我们：监狱为了完成转化指标“他们打我，警察李铁军、张春波、郭××（后勤工作）打我。”作为弟弟，我不能再坐视哥哥被折磨不理了，得替哥哥申冤，我含着眼泪给黑龙江省监狱管理局打电话，投诉佳木斯监狱执法犯法、折磨迫害我哥哥的违法犯罪行为，追究他们的罪责，可是却没有人管。佳木斯监狱公开的投诉电话号码竟然少一位数字，根本打不通。

年岁已高的母亲思念二哥，每日以泪洗面，身体越来越不好，终因思念过度在二零零六年离世，老人最终也没有看到儿子最后一眼，我知道母亲是带着遗憾离开的，那么孝顺的儿子还在无辜遭罪她怎么能合上眼睛呢？痛苦中老父又忧



奄奄一息才被放回家。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，佳木斯前进分局又将二哥绑架，在经受了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后被枉判十年徒刑，非法关押到佳木斯监狱。在这个人间地狱，二哥遭受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酷刑，因拒绝所谓的“转化”（即以各种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），二哥经常遭到来自警察和犯人的毒打、谩骂、体罚甚至长时间的电击，身心受到巨大的摧残。

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七日，家里意外的接到了来自佳木斯监狱的电话，说二哥病重，要求家属来接见。我和父亲去了监狱，在那里我们看到了已被折磨得面目全非、生活不能自理的二哥，我和父亲既伤心又气愤。二哥告诉我们：监狱为了完成转化指标“他们打我，警察李铁军、张春波、郭××（后勤工作）打我。”作为弟弟，我不能再坐视哥哥被折磨不理了，得替哥哥申冤，我含着眼泪给黑龙江省监狱管理局打电话，投诉佳木斯监狱执法犯法、折磨迫害我哥哥的违法犯罪行为，追究他们的罪责，可是却没有人管。佳木斯监狱公开的投诉电话号码竟然少一位数字，根本打不通。

年岁已高的母亲思念二哥，每日以泪洗面，身体越来越不好，终因思念过度在二零零六年离世，老人最终也没有看到儿子最后一眼，我知道母亲是带着遗憾离开的，那么孝顺的儿子还在无辜遭罪她怎么能合上眼睛呢？痛苦中老父又忧



都知道是赖宝华唆使李岩松这么折磨我，有时在车间楼上看着我。有时“六一零”（教改科）的人打电话给赖宝华问我的情况。赖宝华得意地说：“整惨了。”

七、被迫害致瘫痪

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七日李岩松强迫我出奴工，他嫌我走得慢，就骂我是装的，还破口大骂：“你他×的走不动，也得走，拖也把你拖到车间去。”我走到廊门口时，李看我走得慢，就象疯了一样冲过来拽着我衣服骂道：“你他×的走不动了，我拽飞你。”我猝不及防，本能的去抓廊门，还是被李从廊门口摔到四楼楼梯上。后背、臀部、头颈撞到楼梯阶。如果没有扶手就摔到了三楼。我质问李岩松：“谁给你权利，这样对待别人。”李还骂个不休。听到争吵声，带工队长庞茂胜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，看到我手扶楼梯，两次没起来，告诉坐班的刑事犯李财把我背下楼去。把我背到楼下后，李财说：“你扶墙试试，看能走不？”我感到行动艰难，一条腿迈出去后，另一条腿要半分钟才能迈出去。分监区长赖宝华知道后说：“都这样了还坚持啥呀，写‘四书’就这么难哪！写了‘四书’，你愿意干啥就干啥。”我告诉他：“信仰自由是法律规定的！你们这么干是违法的！”赖说：“那你就走吧，看你能挺多久。”就这样我走十来步就要歇一歇。走到监区楼时，李岩松对刑事犯杨永全说：“这么走，什么时候到车间，你拖着他走。”杨永全说：“拖坏了。”李岩松说：“就

都知道是赖宝华唆使李岩松这么折磨我，有时在车间楼上看着我。有时“六一零”（教改科）的人打电话给赖宝华问我的情况。赖宝华得意地说：“整惨了。”

七、被迫害致瘫痪

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七日李岩松强迫我出奴工，他嫌我走得慢，就骂我是装的，还破口大骂：“你他×的走不动，也得走，拖也把你拖到车间去。”我走到廊门口时，李看我走得慢，就象疯了一样冲过来拽着我衣服骂道：“你他×的走不动了，我拽飞你。”我猝不及防，本能的去抓廊门，还是被李从廊门口摔到四楼楼梯上。后背、臀部、头颈撞到楼梯阶。如果没有扶手就摔到了三楼。我质问李岩松：“谁给你权利，这样对待别人。”李还骂个不休。听到争吵声，带工队长庞茂胜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，看到我手扶楼梯，两次没起来，告诉坐班的刑事犯李财把我背下楼去。把我背到楼下后，李财说：“你扶墙试试，看能走不？”我感到行动艰难，一条腿迈出去后，另一条腿要半分钟才能迈出去。分监区长赖宝华知道后说：“都这样了还坚持啥呀，写‘四书’就这么难哪！写了‘四书’，你愿意干啥就干啥。”我告诉他：“信仰自由是法律规定的！你们这么干是违法的！”赖说：“那你就走吧，看你能挺多久。”就这样我走十来步就要歇一歇。走到监区楼时，李岩松对刑事犯杨永全说：“这么走，什么时候到车间，你拖着他走。”杨永全说：“拖坏了。”李岩松说：“就

说是我让你拖的。”就这样我被后背着地拖了五、六米。带班队长庞茂胜看到后，过来制止，问我“你还能走不”。我几步一歇，又走了二十米左右。旁边的一些狱警和刑事犯看到后，有人说“都这样了，还让出工，太没人性了。”监区区长崔延平闻讯后赶过来，看到围观的人太多，感到难堪，让人把我背了回去。回寝后我拄着棍也迈不出步。上床躺下后起不来，翻不了身，腰以下全部麻木，我瘫痪了。

八、瘫痪后无人护理，惨遭折磨

我瘫痪后，赖宝华说是装的。我要赖宝华安排人来护理我，赖宝华对李岩松说：“你告诉林泽华，不‘转化’，我不见他。”同时也不准法轮功学员接触我。

在无人陪护的情况下，吃饭、上厕所都是问题。每顿只吃几口馒头，喝水润润嗓子而已。赖宝华又安排李岩松给我打饭。李岩松只给我打饭，却不管我上厕所。李岩松对同寝的人说：“赖队长说了，谁也不准帮他，就让他床上尿，床上拉。”我连续八天上不了厕所，大小便憋得我头昏脑胀的，大小便接近失禁（到现在仍不正常）。就这样没有人敢帮我。我的同乡李财念及同乡的情，看不下去了，就背我上厕所、倒尿、刷盆，却遭到赖宝华等人的埋怨，说他多管闲事。我为了不给李财增加负担，我每天就少吃少喝，以减少大小便的次数，但大小便不正常了。

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日左右，此时已接近新

说是我让你拖的。”就这样我被后背着地拖了五、六米。带班队长庞茂胜看到后，过来制止，问我“你还能走不”。我几步一歇，又走了二十米左右。旁边的一些狱警和刑事犯看到后，有人说“都这样了，还让出工，太没人性了。”监区区长崔延平闻讯后赶过来，看到围观的人太多，感到难堪，让人把我背了回去。回寝后我拄着棍也迈不出步。上床躺下后起不来，翻不了身，腰以下全部麻木，我瘫痪了。

八、瘫痪后无人护理，惨遭折磨

我瘫痪后，赖宝华说是装的。我要赖宝华安排人来护理我，赖宝华对李岩松说：“你告诉林泽华，不‘转化’，我不见他。”同时也不准法轮功学员接触我。

在无人陪护的情况下，吃饭、上厕所都是问题。每顿只吃几口馒头，喝水润润嗓子而已。赖宝华又安排李岩松给我打饭。李岩松只给我打饭，却不管我上厕所。李岩松对同寝的人说：“赖队长说了，谁也不准帮他，就让他床上尿，床上拉。”我连续八天上不了厕所，大小便憋得我头昏脑胀的，大小便接近失禁（到现在仍不正常）。就这样没有人敢帮我。我的同乡李财念及同乡的情，看不下去了，就背我上厕所、倒尿、刷盆，却遭到赖宝华等人的埋怨，说他多管闲事。我为了不给李财增加负担，我每天就少吃少喝，以减少大小便的次数，但大小便不正常了。

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日左右，此时已接近新

场物资科上班，同事们都与他相处的很好。

一个偶然的机缘，二哥开始修炼法轮功。从那时起，我看到了对“真善忍”的信仰，使他变得更加善良，处处为别人着想。法轮大法高标准的道德要求，使他成了一位令人刮目相看的好人。二哥工作的单位不景气，为了生计，他开了个理发店，生意做得很好，凡是到他那理发的人，没有不夸他待人和善，手艺好的。邻里邻居的有事无事都爱往他那跑，说他为人很正，没有现在社会上小青年乱七八糟的事。听着大家对二哥的称赞，我心里也美滋滋的。



二哥曾经有一个幸福的家，有个聪明可爱的儿子。没想到，这么好的功法九九年七二零后却被镇压了，为说一句“法轮大法好”二哥被单位开除了工职，无辜的二嫂也被开除了，一家人的生活没有了着落，为了能吃上饭，二嫂与二哥被迫离了婚，后经多方努力二嫂才恢复了工作。二哥从此之后却无家可归，一无所有，过起了颠沛流离的生活。二哥的儿子现在二十三了，在哈理工上大学，十年了，孩子过着没有爸爸的生活，爸爸也见不到儿子。我的心里一想这事都受不了，何况他们被拆散的一家人呢？然而二哥在这样的困境下，无怨无悔，依然坚修大法的勇气和信念，我又不由得心生敬佩。

一九九九年，我二哥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进京上访，被非法劳教两年，受尽折磨，左耳被打聋，

场物资科上班，同事们都与他相处的很好。

一个偶然的机缘，二哥开始修炼法轮功。从那时起，我看到了对“真善忍”的信仰，使他变得更加善良，处处为别人着想。法轮大法高标准的道德要求，使他成了一位令人刮目相看的好人。二哥工作的单位不景气，为了生计，他开了个理发店，生意做得很好，凡是到他那理发的人，没有不夸他待人和善，手艺好的。邻里邻居的有事无事都爱往他那跑，说他为人很正，没有现在社会上小青年乱七八糟的事。听着大家对二哥的称赞，我心里也美滋滋的。



二哥曾经有一个幸福的家，有个聪明可爱的儿子。没想到，这么好的功法九九年七二零后却被镇压了，为说一句“法轮大法好”二哥被单位开除了工职，无辜的二嫂也被开除了，一家人的生活没有了着落，为了能吃上饭，二嫂与二哥被迫离了婚，后经多方努力二嫂才恢复了工作。二哥从此之后却无家可归，一无所有，过起了颠沛流离的生活。二哥的儿子现在二十三了，在哈理工上大学，十年了，孩子过着没有爸爸的生活，爸爸也见不到儿子。我的心里一想这事都受不了，何况他们被拆散的一家人呢？然而二哥在这样的困境下，无怨无悔，依然坚修大法的勇气和信念，我又不由得心生敬佩。

一九九九年，我二哥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进京上访，被非法劳教两年，受尽折磨，左耳被打聋，

的人到医院看病，正常的程序是，首先通过医院的医务科，有医务科随机指派医生。而这次林泽华体检，监狱医院院长直接告诉带林泽华看病的狱警，去找前两次看病的同一个医生。而这个医生未做任何查体，只给开了一项核磁检查。林泽华跟医生说：想多做几项检查，看到底是哪里的原因造成的不能走。是你家啊，你想看哪就看。这次看病检查的结果可想而知——依然是装病。

在此，呼吁所有善良的人，伸出援手，让他早日回家，恢复健康。



弟弟张三江呼吁营救张普贺的公开信

盼望哥哥早日归来

我叫张三江，我的二哥叫张普贺。在我的记忆中，今年 47 岁的二哥年轻英俊，健康聪明、善良正直，我常常为有这样一位哥哥骄傲。相隔近十年的时间，二零一二年五月，在佳木斯监狱再见到二哥的那一刻，我无比震惊，简直不能相信那由犯人背出来的人是我那记忆中健康的哥哥，呆滞的眼神、塌陷的两腮，异常瘦弱的身体，说话、反应都很迟钝。看到这样的二哥，我不知如何回家与我那年迈的父亲交待。

我的家在黑龙江省勤得利农场，我们家兄妹四人，二哥是最出色的，他乐于助人，还是家里的孝子，从小就知道替父母分忧。他在勤得利农

的人到医院看病，正常的程序是，首先通过医院的医务科，有医务科随机指派医生。而这次林泽华体检，监狱医院院长直接告诉带林泽华看病的狱警，去找前两次看病的同一个医生。而这个医生未做任何查体，只给开了一项核磁检查。林泽华跟医生说：想多做几项检查，看到底是哪里的原因造成的不能走。是你家啊，你想看哪就看。这次看病检查的结果可想而知——依然是装病。

在此，呼吁所有善良的人，伸出援手，让他早日回家，恢复健康。



弟弟张三江呼吁营救张普贺的公开信

盼望哥哥早日归来

我叫张三江，我的二哥叫张普贺。在我的记忆中，今年 47 岁的二哥年轻英俊，健康聪明、善良正直，我常常为有这样一位哥哥骄傲。相隔近十年的时间，二零一二年五月，在佳木斯监狱再见到二哥的那一刻，我无比震惊，简直不能相信那由犯人背出来的人是我那记忆中健康的哥哥，呆滞的眼神、塌陷的两腮，异常瘦弱的身体，说话、反应都很迟钝。看到这样的二哥，我不知如何回家与我那年迈的父亲交待。

我的家在黑龙江省勤得利农场，我们家兄妹四人，二哥是最出色的，他乐于助人，还是家里的孝子，从小就知道替父母分忧。他在勤得利农

年。我要求见赖宝华，赖不见我，也不安排人护理我。中国传统新年三十那天，李岩松突然对我说，看我可怜要背我上厕所，我原以为他是良心发现。后来才知道，监狱长每年过年期间，都要到各监区看看，他怕我告他。

而这之前的那些天，没人管我上厕所，也没人给我传话，我每次上厕所都是临时性的找个人背我，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两个月。一个刑事犯看到这些后，感到很气愤，说：“这么好的人，炼法轮功怎么了，把人整这样，出去我给你上网曝光他们的丑恶行径。”一些善良的刑事犯也开始为我做些事情。

四月上旬监狱搬家，赖宝华主动找我说：“你这个事已经发生了，都是上指下派没办法，有啥困难吱声。”我要求安排人护理，他答应了，但没安排人。事后才知道，他怕我喊狱长告他。直到四月下旬，赖宝华才安排一个人背我上厕所。我七个月没有洗澡。

九、起诉遭受的迫害，狱警施压无人敢作证

二零零九年二月，我要起诉李岩松，因知情人害怕报复没起诉成。四月下旬我要求检查身体，我想以此作为证据起诉，魏孟军要我自己拿钱。在佳木斯医学院附属医院骨科检查，结果说没事。没几天教改干事赵敏和我说：“你写‘四书’，就给你保外。”李岩松也对我说：“赖队长说了，只要你‘转化’，就给你保外。”

二零零九年八月，我要写信给佳木斯检察院

年。我要求见赖宝华，赖不见我，也不安排人护理我。中国传统新年三十那天，李岩松突然对我说，看我可怜要背我上厕所，我原以为他是良心发现。后来才知道，监狱长每年过年期间，都要到各监区看看，他怕我告他。

而这之前的那些天，没人管我上厕所，也没人给我传话，我每次上厕所都是临时性的找个人背我，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两个月。一个刑事犯看到这些后，感到很气愤，说：“这么好的人，炼法轮功怎么了，把人整这样，出去我给你上网曝光他们的丑恶行径。”一些善良的刑事犯也开始为我做些事情。

四月上旬监狱搬家，赖宝华主动找我说：“你这个事已经发生了，都是上指下派没办法，有啥困难吱声。”我要求安排人护理，他答应了，但没安排人。事后才知道，他怕我喊狱长告他。直到四月下旬，赖宝华才安排一个人背我上厕所。我七个月没有洗澡。

九、起诉遭受的迫害，狱警施压无人敢作证

二零零九年二月，我要起诉李岩松，因知情人害怕报复没起诉成。四月下旬我要求检查身体，我想以此作为证据起诉，魏孟军要我自己拿钱。在佳木斯医学院附属医院骨科检查，结果说没事。没几天教改干事赵敏和我说：“你写‘四书’，就给你保外。”李岩松也对我说：“赖队长说了，只要你‘转化’，就给你保外。”

二零零九年八月，我要写信给佳木斯检察院

合江院控告李岩松。我委托监区教导员魏孟军递交给检察院，第二天魏孟军让监区干事郭衡文做笔录。我在笔录中提到的知情人都被赖宝华分别谈话，并威胁利诱他们别瞎说。使知情人不敢作证。指导员王臣在做笔录时，拉着脸，使知情人不敢作证。魏孟军就以无人作证为借口，扣压我的控告信。

在这期间，我先后给监狱长李树元、副狱长吕允强，写了检举信，委托魏孟军转送。我又给监狱长李树元、副狱长吕允强，写了检举信，检察院驻监狱的检查所写了检举信，投在检举箱里，但都一直没有回音。我向魏孟军要求见监狱长，和驻检，要求打电话和家人联系，委托代理诉讼都被置之不理。

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七日至二零零九年九月，监区和分监区以无人作证为借口，未对李岩松做任何处理。在我控告李岩松期间。魏孟军伙同狱政科崔延平科长为李岩松减刑。他们对我的控告也是十分恐慌。魏孟军给李岩松打气说：“没事，没人给作证，过两天（林泽华）回家了。”临出监前，李岩松特意向我道歉并解释说：“不管你信不信，我说的都是真话。我根本不想跟你们法轮功（学员）打交道，是赖队长逼我，说把你‘转化’了，什么好处都有。不‘转化’，啥好处都没有。更别想减刑。我没想到会出事。知道出事，打死我我也不干！”每次监区开大会或防火演练等活动都要背上我，继续从精神到肉体上的折磨。

合江院控告李岩松。我委托监区教导员魏孟军递交给检察院，第二天魏孟军让监区干事郭衡文做笔录。我在笔录中提到的知情人都被赖宝华分别谈话，并威胁利诱他们别瞎说。使知情人不敢作证。指导员王臣在做笔录时，拉着脸，使知情人不敢作证。魏孟军就以无人作证为借口，扣压我的控告信。

在这期间，我先后给监狱长李树元、副狱长吕允强，写了检举信，委托魏孟军转送。我又给监狱长李树元、副狱长吕允强，写了检举信，检察院驻监狱的检查所写了检举信，投在检举箱里，但都一直没有回音。我向魏孟军要求见监狱长，和驻检，要求打电话和家人联系，委托代理诉讼都被置之不理。

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七日至二零零九年九月，监区和分监区以无人作证为借口，未对李岩松做任何处理。在我控告李岩松期间。魏孟军伙同狱政科崔延平科长为李岩松减刑。他们对我的控告也是十分恐慌。魏孟军给李岩松打气说：“没事，没人给作证，过两天（林泽华）回家了。”临出监前，李岩松特意向我道歉并解释说：“不管你信不信，我说的都是真话。我根本不想跟你们法轮功（学员）打交道，是赖队长逼我，说把你‘转化’了，什么好处都有。不‘转化’，啥好处都没有。更别想减刑。我没想到会出事。知道出事，打死我我也不干！”每次监区开大会或防火演练等活动都要背上我，继续从精神到肉体上的折磨。

十、家人和监狱交涉无果

日前家人到监狱看望林泽华，发现他身体严重衰竭，接见时，一犯人把他背出来，见他面目表情痛苦，坐在椅子上，一只手紧紧抓住玻璃窗后的铁栏杆，一只手拿着话筒，说话的声音也很微弱。他告诉我们家人，由于他行动不便，每天吃很少的饭，是为了减少上厕所的次数。睡觉不能平卧，只能靠着行李半卧睡觉。起来时需一手拽绳、一个胳膊支着，才能起身。

下图：接见



看到林泽华目前的状态，家人非常担忧，多次找监狱交涉，监狱不但不承认有人推他造成瘫痪，还说他是装病。家人提出想把林泽华接回家疗养，监狱以还没检查出病来拒绝放人。连监狱内部狱警听后都很气愤，说：“都这么严重了，还查不出来，都三年多了，谁能这么装啊？”在家属和林泽华的强烈要求下，监狱才不得不给林泽华检查身体，前两次检查，让家属把钱拿来，不需家属跟着，诊断就说林泽华没病。家属对监狱的看病提出质疑，要求陪同林泽华一起去医院，但就在家属面前，监狱竟还敢做手脚，妄图掩盖迫害的事实。监狱里



在医院看病



看病回监上车

十、家人和监狱交涉无果

日前家人到监狱看望林泽华，发现他身体严重衰竭，接见时，一犯人把他背出来，见他面目表情痛苦，坐在椅子上，一只手紧紧抓住玻璃窗后的铁栏杆，一只手拿着话筒，说话的声音也很微弱。他告诉我们家人，由于他行动不便，每天吃很少的饭，是为了减少上厕所的次数。睡觉不能平卧，只能靠着行李半卧睡觉。起来时需一手拽绳、一个胳膊支着，才能起身。

下图：接见



看到林泽华目前的状态，家人非常担忧，多次找监狱交涉，监狱不但不承认有人推他造成瘫痪，还说他是装病。家人提出想把林泽华接回家疗养，监狱以还没检查出病来拒绝放人。连监狱内部狱警听后都很气愤，说：“都这么严重了，还查不出来，都三年多了，谁能这么装啊？”在家属和林泽华的强烈要求下，监狱才不得不给林泽华检查身体，前两次检查，让家属把钱拿来，不需家属跟着，诊断就说林泽华没病。家属对监狱的看病提出质疑，要求陪同林泽华一起去医院，但就在家属面前，监狱竟还敢做手脚，妄图掩盖迫害的事实。监狱里



在医院看病



看病回监上车